

【读书笔记】

渐行渐远的铮铮之声

□钟情

经常，有一幕场景在我的眼前浮现：孔子与弟子们描绘理想的生活场景，“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，吹过沂河边的那场浩大煦风，两千年来不断惠泽后人。作家李敬泽把从古人那里获得的生命丰沛润泽写进了《咏而归》一书，以此安顿身心。而张炜先生则以深邃思考与文学眼光探究和剖析正儒、伪儒之别，这就是最新出版的《为孔子一辩》一书。

书名即诗眼，一个“辩”字点睛作者的思想内核，为找寻、接近、指认一个真实的孔子所做出的种种努力。俨然，这是两位思想者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，正如张炜为孔子精准画像：“他是一位谨慎保守的变革者、专制王权隐忍的抵抗者、活泼丰腴的人、感性丰盈的艺术家、最能够与现代沟通的思想家。”作者心中有此一问：孔子和弟子周游列国坐的那辆马车，将会驶向何方？渐行渐远的铮铮之声，无处不在地叩击着我的灵魂。

实际上，张炜先生的“儒学之辩”淋漓地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，它不是某个时间段内的即兴发问，而是不断积累的思想宝库。从《古船》中的隋抱朴和隋见素，《独药师》中的季昨非，到《艾约堡秘史》中的淳于宝册，再到《河湾》中的傅亦衔，张炜的精神世界乃是儒道互补，抱朴见素，他始终遵循一个重要原则，那就是强大的理性主义。隋抱朴在老磨坊和葡萄园里苦思冥想；淳于宝册在艾约堡里安静思考，历经小渔村之战后他重回小书店，立志做个嗜读的人、著书的人；而傅亦衔接手河湾，他的父亲临死仍在寻找“仁公”……小说故事内容迥异，作者渗透的思想极为一致，尊崇读书和做学问，以此抵抗外部环境的“异化”和惊扰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淳于宝册的强烈发问：“我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才走到今天，该往哪里走啊？”这恰恰触及本质的问题——价值观的重塑，灵魂的皈依。

“读取是困难的。”这是张炜先生的由衷之言，他在书中由历史烛照现实，从现实反思当下，探究正儒、伪儒，为我们还原了一位有血有肉、言辞可爱的孔子，像是住在隔壁的长者，随时可以访问或促膝对谈。无独有偶，学者刘再复曾以学问的形态划分儒学，有政治儒学（以董仲舒为源头）、心性儒学（以朱熹、王阳明为发端）、宗教儒学（以康有为的孔教会为典型）、原典儒学（李泽厚先生提出）。他曾以《红楼梦》为例阐释贾宝玉，贾宝玉是拒绝“表层儒”（君臣秩序）、服膺“深层儒”（亲情）的赤子，他超越了儒学的价值观。回到现实中，比较来说，正儒的核心是“爱人”，即广施博爱；伪儒的核心是“治人”，即对人的统

治。当然，伪儒不仅是位高权重者硬性强扭，还有自身的屈从和迁就，后者屡见不鲜。作者拥有超越文本之上的独特审美，从孔子的待人接物、讲学授业、周游列国入手，阐述他的思想“述而不作”，如履薄冰地对待机会，看到他的贡献，也清醒认识到时代背景下他的局限，以及深受孔子影响的大儒如董仲舒等人对后世的影响。书中还有另一条线索，西方文化代表人物托克维尔、苏格拉底等的纵向对比，打开深阔视野，深掘思想的流变，触摸精神的脉息。

书中有个关键词：金属扳手，意指维修轮毂的工具，暗喻改造世界的信心，即“找个机会，拆卸和改装这台隆隆转动的专制机器”。那辆吱嘎作响、落满灰尘的马车（有时也会坐牛车）走过十四年的泥泞长路，孔子饱尝危难屈辱，难逃搜查之劫，饥饿、围困、监禁、追杀，最可怕的是不被理解。临淄街头听到《韶》乐，他称“尽善尽美”，直呼“三月不知肉味”；泗水河边一声长叹，诗曰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；遇见弟子“躺平”，他痛骂其是“烂木头”“粪土墙”；看见盲人乐师走过来，他细心告知台阶、左膝、旁边坐的是谁；田成子弑君，他斋戒三日，请鲁哀公出兵讨伐；当心爱的弟子颜回死了，其父请求孔子卖掉马车为儿子置办外槨，孔子以不因私情破坏礼制而拒之……

足可见，孔子大事大节讲道义，言谈举止有分寸，把礼仪看得与生死同等重要。他的那辆木车，承载着一介寒儒读书做官、入世求仕的理想，也承载着书斋和庙堂的冲突。但是，他著述育人、订《诗》正《乐》，是用另一种方式传道。

张炜先生写道，“道理和意趣在生长，在不同的光线下变换颜色，这就有了无限的感召力和吸引力。”理性分析，思想之路从来都是迂回向前的，有多艰难就有多重要，关键是看见和照亮，“一生言说是仁政，儒学的核心是爱人，这已经很顽强、很耿勇了”。“耿勇”一词分量很重，能够感受到从春秋时代走来的孔子的自强不息。要知道，读取有时候也是误读，被遮蔽和被异化的孔子，需要我们共同去发掘、走近和认识，某种意义上也是重新认识自己。

时至今日，蜿蜒的车辙无限延伸，“咏而归”的歌声响彻耳畔。借《为孔子一辩》一书，我们溯源文化发展流脉，审视正儒、伪儒交织的复杂环境，从而找回丢失的大勇，还有“扳手”。昔日的金属扳手，早已幻化为思想的“开关”，经常擦拭，照亮前路。

孔子的木车缓慢前行，朝向精神深处，每一步都是思想者的低吟。

（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
【悠悠我心】

小满希冀



【人生随想】

□徐萍

我握着一张1958年的南京地图走进老南京火车站。

父亲曾说他的青春是伴随着铁道钢轨滚动的铿锵声走过的，此刻我的鞋底正碾过地图上早已消失的南京铁路运输学校坐标，经纬线在泛黄的纸面灼出焦痕。

晨雾中的轮渡码头依然保留着父亲描述的弧度。当年父亲就是怀揣着老革命白鹤老爷爷资助的10块钱，从泰兴坐渡江小轮到浦口，来到了南京。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中山装的口袋里，装着改变他命运轨迹的入学通知书。

沿着中山北路废弃的货运轨道行走，道砟石缝隙里钻出野苋菜。父亲那届学生曾在这里进行货运中间接发列车、货物装卸流程等业务，马灯的光晕里，经纬仪的目镜吞吃过整个紫金山的倒影。我蹲下身抚摸冰凉的铁轨，惊觉生锈的鱼尾板上凝结半枚指纹，六十多年前的汗碱在金属表面结晶成细小的六边形。

老城区拆迁工地围挡后，有截红砖围墙倔强地立着。拾荒老人说这是当年铁路运校的

□曹雪柏

塬上的风裹着焦土气息掠过窗台……我正翻开课本里关于小满的章节。书页间夹着的一个干麦穗簌簌作响，那是去年小满时节，儿子蹲在麦垄间捡的，如今麦芒早已蜷曲，却仍倔强地保持着尖锐的姿态。

往年这时，小满到来，我总喜欢透过教室后窗远眺，远眺北坡山上那层层麦浪，金黄的麦浪能一直涌到地平线。你看，那广袤的原野上，一块一块麦田，齐刷刷的，泛着碧浪；一株一株麦子亭亭玉立，挤挤挨挨，散发着诱人的清香。无论是梁顶塬上，还是沟里谷底，一片连一片的麦田，经过冬的积蓄、春的滋润，如今在准备灌浆的冲刺。一阵风吹来，泛起层层涟漪，仿佛让人置身于一片绿的海洋，场景蔚为壮观。孩子们总爱趴在玻璃上数天边的云，猜哪朵云会带来及时雨。

今年天旱，麦苗像营养不良的孩子，蔫头耷脑地贴着地面，叶尖泛着枯白，仿佛被抽走了生命力。课间带孩子们去操场散步，有个小女孩突然指着远处喊：“老师，麦子生病了吗？”我望着她清澈的眼睛，不知如何作答。

傍晚回家，儿子举着画本扑过来，画上歪歪扭扭的麦子比天还高，麦穗沉甸甸弯成月牙，云朵下斜斜飘着雨丝。“爸爸，我画的小满！”他仰着脸，眼神亮晶晶的。我摸着他的头，想起儿时父亲带我看麦的场景。

记得小满前后，父亲总爱戴着那顶旧草帽蹲在田埂上，听麦穗灌浆的声音，用粗糙的手掌丈量麦秆的高度。那时的云很低，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来酿成雨。听着田野上空那一声声“算

黄算割”杜鹃鸟的啼叫，倍感亲切，令人遐思无限。

小满前后，苦菜遍布家乡的沟沟坎坎，尤其是未锄的玉米地里居多。母亲会把苦菜挖回家凉拌，有时将苦菜用开水烫熟，挤出苦汁，做汤、做馅、热炒、煮面，各具风味，总让人垂涎欲滴，吃后唇齿留香。

周末，我又回到了久违的老家。入夜后，独自走到村头的老井旁，只见井绳磨出的凹痕依旧清晰，只是井水已浅得照不见月亮。老人们常说“小满不满，麦有一险”。远处传来拖拉机的轰鸣声，那是村民们在连夜抽水浇地，柴油机的黑烟混着尘土，在月光下凝成一团团灰雾。晚风习习，吹来的风中夹杂着浓郁的泥土味，多么期盼下一场透雨呀！

清晨的露水不再饱满，落在叶片上的只是零星几点。我带着儿子来到麦田，他蹲下身，小心翼翼地触碰一株麦穗，突然抬头问我：“爸爸，它们还能长大吗？”风掠过麦叶，沙沙声里，我看见他睫毛上沾着细小的麦屑，恍惚间与麦田里的父亲重叠。或许，生命本就有自己的节奏，就像这未饱的麦穗，即便艰难，也在积蓄力量。

在二十四节气中，家乡人好像唯独对小满有着难以言喻的感情。有人给孩子起名，干脆就叫“小满”，多么富有诗意啊！另外，农家叫“满满”“满仓”“满囤”之类名字的不胜枚举，都饱含着农人对粮食丰收的希冀和对孩子美好前程的祝福。

小满未滿，是遗憾，却也是希望的开始。就像教育孩子，像培育幼苗，我们总在等待与期盼中，学会接受不完美，相信那些未竟之处，终会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，悄然圆满。

经纬线间的父亲

锅炉房遗址，他浑浊的瞳孔突然泛起光亮：“那些学生总把饭盒捂在暖气片上！”我贴近砖缝，听见蒸汽管道的余温，父亲用搪瓷缸化开的冻疮膏的气息，突然从砖红色毛细血管里渗出。

在南京图书馆，管理员搬出蒙灰的《铁道周刊》。1958年秋的某期，夹着一片枯黄的梧桐叶，叶脉间残留着蓝黑墨水绘制的等高线。

当我的呼吸惊动这枚沉睡的书签，某个相似的秋日突然在纸页间复苏：父亲在阅览室抄录铁路资料，钢笔尖漏墨染蓝了虎口，像一道永远无法闭合的钢轨。

和二妹家外甥女乘地铁三号线穿越长江时，隧道灯光在车窗上流淌成父亲那个年代的煤油灯河。现代列车的玻璃幕墙突然映出奇异的叠影：夜色里，年轻的他举着信号灯，挥别一辆又一辆满载货物的列车，灯光在暮色中划出悠长的弧线。而我和外甥女举着手机地图，寻找着老南京火车站的历史印记。

两种时空三代人的坐标点正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里慢慢重合。玄武湖西岸的荒草丛中，半截混凝土桩基突兀刺向天

空。

护林员说这是最早的铁路实训基地遗存，暴雨后总会从裂缝里渗出混浊的柴油。我将耳朵贴在冰冷的水泥表面，仿佛听见父亲和同学们深夜抢修轨道模型的敲击声，那些年轻的手掌正在混凝土里持续发烫。

暮色降临，我在地图空白处画下新的标记。

父亲用钢笔手工绘制的铁路营业里程图以“经纬交织”比喻铁路干线布局，他当年捕捉过这座六朝古都的城市轮廓，正被我和外甥女两代人的运动轨迹重新拓印。

当年父亲毕业的时候，很想留在南京，这样可以离家近点，方便照顾家人。只是那时，毕业生必须服从统一安排，父亲和他的五十多个同学离开故土，来到泉城济南，并最后长眠在了齐鲁大地。

六十七年后的今天，父亲的外孙女实现了他回到南京的夙愿。

当我们三代人相隔六十年的脚印在经纬线交点处重叠，整座南京城突然变得透明——我看见无数铁轨从地底下生长出来，将三段人生焊接成永动的齿轮。